

荀子集解

帰葉山房石印



荀子卷第十六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政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曰形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盧文弨曰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法未聞康

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也○郝懿行曰文名謂節文威儀禮即周之儀禮其說是也古無儀禮之名直謂

之禮經謂曲折期會之地猶言委巷也此與遠方異俗相儻揚注斷曲期上屬似未安先

謙案郝云曲折二字下屬是也而解為委巷非也下大云命不喻然後期不喻然後說

注期會也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

所以然是曲折者乃委曲以會之萬物之散名從諸夏之成俗以委曲期會於遠方異俗

之所以然者謂之鄉而因之以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謂名從中國是也

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

之在人者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和陰陽冲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

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先謙案性之和所生當作生之和所生此生字與上生

之同亦謂人生也兩謂之性相儻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大

義甚明。若云性之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則不詞矣。此傳寫者緣下文性之而悞注人之性，性當為生，亦後人以意改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人性感物之後，分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情雖無極，心擇可為。此六者謂之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否而行，謂之慮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行之，則為矯拂其本性也。○郝懿行曰：荀書多以偽為為，楊注偽為矯，不知古字通耳。下云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與此能為之為俱可作慮。積馬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盧文弨曰：此偽字元刻作為非也。觀苟此篇及禮論等篇，偽即今為字。故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謂堯舜不能無待于人為耳。後儒但知正利而為，謂有真偽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者眾矣。下兩而為承上文亦必本是而謬。正道之事，利則謂之事。事業謂商農工賈者也。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下，孟反。○俞樾曰：廣韻正正當也。正利而為，正義而為，猶文四年左傳曰：當官而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人之心有所知者，知有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盧文弨曰：謂之智亦當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為智。智，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先譙案在人者，明藏於心。有合者，遇物而形。下兩謂之能。同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句首智字衍注，當云在人有所能，謂之能。此似有舛誤。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耐乃來乃代二反。○郝懿行曰：案楊注能文二知二智，亦是強生分別。古本必皆作知，如偽為之例也。若依楊注，則上文謂之性。此兩性字不知當何分別。戴說禮運樂記二篇並用耐字，鄭康成注耐古能字也。此蓋楊注能有所定論也。且以荀書訂之，仲尼篇云：能耐任之。又云能而不耐任。楊注耐忍也。此則一句之耐能兼用，其不以為一字明矣。又考說文：能熊屬也。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偁能許不同疑，未可據。先謙案二偽二知二能並有虛實，能皆如字，不分兩讀。楊說非也。性傷謂之病，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

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如天所命然○先謙案節猶適也。說詳天論篇。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尤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

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誠袍衣襦袴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以非為非。鄭國大亂民口譙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盧大弨曰今本新序缺此文。王念孫曰析辭擅作下本無名字。有名字則成累句矣。此名字涉下正名而衍下大離正道而擅作。作下無名字即其証。先謙案為與偽同。故析辭擅作功。荀子屢言功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競競則易。易使則公。可以為証。下文則其迹長矣。達長功成治之極也。承此功言之不作公。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明甚。宋本與今本同。蓋皆悞也。

如是則其迹長矣。達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于丈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矣。如是則其迹長矣。

約要約要。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奇辭亂賓故法吏迷其所宗。偏儒疑其所習。先謙案誦數猶誦說。說見勸學篇。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成名也。新名上所云託奇辭以亂正名也。既循舊名必變新名以反其舊作者變也。禮記哀公問鄭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緣因注作措變也。楊注未晰然則所為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

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謝本從盧校作有同異王念孫曰元刻有作以宋集案作以者是也下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又云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三以字前後相應宋本作有者涉上句有名而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此已下覆明交喻異物名實立紐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郝懿行曰立即眩字紐系也結也言名實眩亂連系交結而難曉也王念孫曰名實互紐即上文所謂名實亂也今本互字上下皆悞加點楊所見本已然故悞讀為胡消切而所說皆非先謙案楊注之非由失其讀異形離心交喻句異物名實立紐句離心交喻謂人心不同使之共喻下文所云名聞而實喻也異形者離心交喻異物者名實立紐此所以有名也貴賤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指實分界制名所以指明貴事也

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異之意也

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其省約天官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

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也○盧文弨曰注末名也上宋本有各為制三字衍王念孫曰約非省約之謂約名猶言名約上文云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楊彼注云約要約是也下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實名無固實約形體色理以目異形條形狀也之以命今本抑下見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又其一証也

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萬物形体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王引之曰色理膚理也榮辱性惡二篇並云骨肉膚理彼言骨肉膚理此言形体色理形体猶骨肉也色理猶膚理也楊云色五色失之般音清濁調等奇聲以耳異清濁宮徵之屬調等謂調和笙竽之般也笙竽類所以笙竽八音之

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管故竹為般音之始莊子天籟地籍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般萬物眾般之異者也○盧大弨曰調竽二字上下必有脱悞不必從為之辭俞樾曰笙竽之般而獨言竽義不可通楊又引或說謂竽八音之首斯曲說也調竽疑當為調竽字之悞也孟子告子篇曰則已談笑而道之調笑與談笑大異而謹同王禹廣韻並曰談戲調也蓋談與調一般之轉耳笑竽形似因而致悞先謹案調竽當為調節竽節字皆從竹故節悞為竽禮記仲尼燕居篇樂也者節也孔疏節制也檀弓篇品節疏節制斷也是節為制也調者說文和也般音之道調以和合之節以制斷之故曰調節與清濁同為對文奇般與下奇味奇臭對文楊俞說皆非芬花草之香氣也鬱鬯臭也禮記曰鳥篆文稍相似因悞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蠅蠅臭者也○盧文弨曰酒從水西般古音與辛相同酒酸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王念孫曰辛酸皆味也非臭也宋玉高唐賦孔子寡婦寒心酸鼻既籍詠懷詩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皆非辣氣觸鼻之謂西古讀若先光字古在諱部辛字古在真部不得言西辛古音相同盧說非也楊以酒為漏之悞是也余謂酸乃腐字之悞腐從酉般與酸字左畔相同又涉上文辛酸而悞也周官內饔及內則並云牛夜鳴則腐先鄭司農云腐朽木臭也牛夜鳴則腐臭如朽木內則舊四年分病作醫漏腐並見周官禮記則酒注曰腐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膚舊注病臭草鈔醫漏腐并見周官禮記則酒酸必漏腐之悞也酸亦味也非臭也楊以為暑澀之酸氣亦失之疾養滄熱滑鍛輕重以形體異也滑與潤同鍛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鍛當為鍛傳寫悞耳與澀同輕重謂分鍛說故喜怒哀樂愛惡與鈎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滄初亮反又楚陵反欲以心異說讀為脫悞也脫故猶律文之故悞也○先謹案說者心誠悅之故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徵知則緣耳而知般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

徵召也言心能徵知則緣耳而知般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

徵召萬物而知之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可也

徵召萬物而知之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可也

薄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俞樾曰。楊注曰。天官耳目也。疑此大及注並有奪誤。上文云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日緣天官注曰。天官目鼻口心体也。是天官本兼此六者而言。此何以獨言耳目乎。疑天官乃五官之誤。上云心有徵知此當云然而徵知必將待五官之當簿其類。注當云五官耳目鼻口体也。所以不數心者徵知即心也。下文云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即承此文而言可知天官爲五官之僞因五官謗爲天。又有關文遂不可讀。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王念孫曰。莫不然謂之不知然字涉上下大而衍五官者耳目鼻口與形体也。見上言五官能簿之而不能知心能徵之而又無說則人皆謂之不智也。楊注亦當作五官耳目鼻口体也。今本作心乃後人不知其義而妄改之。上注云天官耳目鼻口心体也。足此注之悞。此篇以耳目鼻口形体爲五官形体卽形態郭嵩壽曰王說非也。薄猶相記錄也。心徵於耳目而後有知所聞所見心徵而知之由耳目之記籍其名也。與耳目相接而終不知其名心亦能徵之耳目而莫能言其名則終不知而已。莫不然謂之不知然亦語詞不然然後隨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名異物則類則異名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異。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盧文弨曰。注復名宋本作複名。案復亦與複通用。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謂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別也。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寔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爲異寔也。謂若牛與馬爲異寔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寔者莫不同名也。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上大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其証前說非故萬物雖衆。

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于無共。言自同。至于異也。起于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是異名者。本生于別。同名者也。○王念孫曰。共則有共之有。謂為又。謂共而又共。至于無共。然後止也。楊說失之。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于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生於欲。都舉異名也。言此者主。故曰偏舉之。此以異為主。故曰別舉之。下文皆鳥獸不<sup>一</sup>類。而鳥獸之中。又各不同類。推而至於一類之中。又有不同。若物有五鷄。鶴有九種。牛馬有九種。故曰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有讀為冬。至於無別。然後止也。今本作偏舉。則義不可通。蓋涉上條偏舉而悞。楊說皆失之。俞樾曰。此偏字乃偏字之悞。上云偏舉之。乃普偏之義。故曰大共名也。此云偏舉之。乃一偏之義。故曰大別名也。推而偏與偏形似。因而致悞。先謙案。俞說是也。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人皆謂之天也。○先謙案。注固宜。各本悞。故宜分正。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名。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文譯謂若天地日月之比也。○王念孫曰。約之以命。實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名無固宜。約之以命。楊注云。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則此言約之以命。義亦與上同。若命下有實字。則義不可通。且楊必當有注矣。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訓解者。拂音佛。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長幼異狀。同是一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兩馬之類。名雖可合。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為異所謂之馬。其實二也。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鶩。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

也此制名之樞要也。

此皆明制名之大意是其樞要也。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

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

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

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鬪或言聖人不愛已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乱正名也驗之所以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為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因廢之禍禁也言必不可行也○王引之曰驗之所下以字及下文驗之所緣下無字皆後人所增據注云驗其所為有名驗其所緣同異則上無以字下無無字明甚上文云斷為有名為有說也說與所緣以同異不可不察也故此承上文而言之又案就者何也。說謂觀其孰行者觀其何所行也觀其孰調者觀其何所謂也楊讀孰為熟而訓為精熟則義不可通。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

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

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驗之所緣甘大鐘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驗之所緣精孰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郭嵩燾曰此三惑仍承上言之用名以亂名則驗其所以為名而觀其行用實以亂名則驗其所緣以為同異而調使平用名以亂實則驗其制名之原而觀其所以為辨受苟用此三者以明諸家立言非而謁檻有牛之旨所以為正名也此文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與前文不合明無字衍文非而謁檻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

非而謁檻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

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

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辨說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是非也。郝懿行曰：故謂所以然也。夫民愚而難曉故但可借其所以然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道達之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應用矣哉。

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取之不必更用辨執也。辨執謂說其所以然也。盧文弨曰：以注末釋辨說觀之則正文辨執乃辨說之訛。注執字亦當作說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為悞。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執語而悞涉耳。先謙案據盧說注皆作辨執今繕謝本者並作辨說悞據盧王本改正。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

君子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荀卿自述正名篇及辨說之意也。期會之意也。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命之不喻者則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也。無期命辨說則萬事不行故為用之大太也。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在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與儻同配偶也。盧文弨曰：注麗與儻同舊本脫與儻二字今補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與深俱不失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其所則為知名也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公即位之一意也。○王念孫曰。論當為諭字之誤也。諭者。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七寶之名。以論異實之名。以明之也。字或作喻。下文曰。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是其証上。春秋云。論公即位之一意。則所見本已悞。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是非成也。言辯說者。不唯兼異常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辯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期命也者。辨說所以為心。想象之道也。之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故心有所明。則辯說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亦然也。○陳奐曰。工宰者。工官也。官宰猶言主宰。廣雅官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是其義。舊注失之。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國之常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以為說。成文以為辭。謂心能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之人之見。則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古者。情請同體而通用。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請。讀為情。情當如。副。副。多有此比。劉子說林。荀爽發龍。說雖兼聽兼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

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達聖人辨

部文

卷五

篇

目

同

情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請

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俞樾曰。楊說冥窮之義甚為迂曲。窮當讀為躬。白道而冥躬者。明白其道而幽隱其身也。古窮與躬通用。論語鄉黨篇。躬躬如也。聘禮鄭注。是其証。顯體貌敬順也。印志氣高朗也。

詩曰。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

詩大雅卷阿之篇。顯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謂務於開導。不聘辭辨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完人之說是非也。不動乎衆人之非譽。不以衆人說。不爭辯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完人之說是非也。不動乎衆人之耳目也。上文辭見治與鹽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鹽以者切。婿也。文選南都賦。侍者盡媚五臣本鹽音治。劉良曰。盡媚美容儀也。舞賦貌嬌妙以秋鹽五臣作妖冶。後漢書張衡傳。咸姣麗以盡媚。注曰。盡音野。謂妖麗也。是治即盡惑之鹽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祆辭以惑衆人之耳目也。其辭說也。不治觀者之耳目。治當為治字之誤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祆辭以惑衆人之耳目也。上文辭見治與鹽古字通。集韻上聲三十五馬鹽以者切。婿也。文選南都賦。其辭說也。不求夸眩於衆人之耳目也。王念孫曰。治字義不可通。其辭說也。不求夸眩於衆人之耳目也。

不治觀者之耳目。治當為治字之誤也。不治觀者之耳目。謂不為祆辭以惑衆人之耳目也。若治字。若是治字。則不得言之。不賂貴者之權勢。二句一意相承。據楊注云。其所辭說。不求夸眩於衆人。則所見本當是不賂貴者之權勢。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執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說愛。利謂說愛。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執也。不利傳辟者之辭。之也。辟讀為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為和。俞樾曰。楊說非也。吐當為咄。形似而悞。從土從出之字。隸書每相亂。若數從出而今謗為放。費從出而今謗為賣。是也。咄者。謗之假宗。從口從言之字。古或相通。若詠之為咏。諧之為谐。吟之為吟。噴之為噴。是也。謗而不奪。利而不流。二句相對。言雖困謗而不可劫奪。雖通利而不至流蕩也。上文於聖人之辨說曰。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躬。此於士君子之辨說曰。謗而不奪。利而不流。謗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利而不流。謗謂說不行。利謂說行。其文正相配也。

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審咎也。引此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之貌。俛然。脩就貌。俛然而類。謂脩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

傳所吏反。

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

也本也見賢遍反。

外則是務為難說耳。君子

不用也。故愚者之言。笏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諧諧然而沸。勞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畧畧深也。諧諧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疏也。噴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噴同。

畧深則無統類。又諧諧然沸騰也。

彼誣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誣誑其名。眩履於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謂貪於立名。而實無名也。

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

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

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醜始也。鄭云。使女為鬼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用。故能導欲。則

欲自去矣。能節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繫。則欲自寡矣。能節在於導欲。則治。不導欲則亂也。○王

念孫曰。生死死三字與上文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生死也當作性之具也。生性之具死字而誤。下文性之具也。即此句之衍文。有欲無欲是生而然者也。故曰性之具也。四句亦相對為文。若闡入性之具也。一句則隔斷上下語氣。楊曲為之說亦非也。

多寡異類也

情之數也

非治亂也

節欲則治

不節欲則亂

不在欲之多寡也

欲不待可得

而求者從所可

受乎心也

天性有欲

心為之節制

欲制於所受乎天之一欲

此文有所字明矣。當據補此一節未詳。或恐脫悞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許度。心之許度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乎天之欲。俞樾曰。或說甚晦。義不可通。此文當云所受乎天之一所受乎心之多。

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即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郭嵩焘曰。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性聽命於心。而欲遂多紛馳。而日失其故。滿其真則與所受乎天之一欲又不可以類求也。文義顯然。楊俞說皆非。

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

也。上當有所字。所受乎心與所受乎天正相對。下文亦以

天性有欲

心為之節制

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

固難類也

所受乎天所受乎心

一與多正相對

所受乎天之一言

天之與

固難類也。所受乎天所受乎心。即承上文而言。一與多正相對。所受乎天之一言。天之與人有定也。所受乎心之多。言人之心無窮也。固難類也。猶言固不可同耳。郭嵩焘曰。生之有欲一而已矣。制於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性聽命於心。而欲遂多紛馳。而日失其故。滿其真則與所受乎天之一欲又不可以類求也。文義顯然。楊俞說皆非。人之所欲生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滅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先謙案此文即以傷於治。所欲不及於死。而動過之。自取死者。如鬪狠亡身之類。心之所可中理。則欲失理使之也。故欲雖寡。無止於亂。此在心不在欲也。楊注似未全通。

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爲可也。言若心止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寡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失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以失。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謝本從盧校。無所字。盧大弨曰。以欲爲可得。宋本作以所欲以為可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宋錢呂本世德堂本並作以所欲以爲可得而求之。盧從元刻刪所字。及下以字。案所字不當刪。下大曰。所欲雖不可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

盡求者猶近盡。是其証。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宋本存所字。心以欲爲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其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爲天子亦不能盡。秦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故肆之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爲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爲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未。天下莫及之也。知節欲無過於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

得盡。因肯捨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强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過此。此明上合道。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也。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不可不與道俱。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故能遺失。得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王念孫曰。上不字衍。此言人之舉動。不可不與權俱。遯也。不與權俱。則必為欲惡所惑。衡不正。故曰人無動而可以不與權俱。今本可上。有不字者。涉注文。不可不與道俱而行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為輕。縣於僥。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也。不均。舉之則輕。重舉之則重。縣於僥。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縣於僥。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以為禍。不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知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僥僥之理也。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之正。易者以一易一人。日無得。亦無離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日無得。亦無

喪也。易謂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莫喪。從道則無所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莫得。得宋墨是也。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則可知也。○王念孫曰。隱而難其察。其字涉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精微。○顧上文而衍據楊注云。隱而難察。則無其字明矣。行離理而不外危。史千里曰。案不下疑。當有外字。下文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一氣承接外重物與外危二句。為同例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嘸也。嚮讀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嘸足也。快也。史繩曰。平乃席名。故與簟並言。說文艸部。蓆蒲子可以為平。席繩名繩牀帳。曰。蒲平以蒲作之。其牀平也。並可為証。假而得問。而嘸之。則不能離也。史繩或有人問之。蔓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王念孫曰。得問二字。義不可通。楊曲為之說。非也。得問當為得閒。古覓字之誤也。言憂恐在心。則雖享萬物之美。而心不慊。即使暫時得閒而慊。也。皆當為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諱也。邪問之諱。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政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